

## 国际关系

# 荆棘载途的巴以和谈

周 烈

[摘要] 自 1991 年马德里和会以来,巴以双方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举行的和谈已经历了 10 年。整个和谈历程充满着希望与失望、突破与挫折,可谓山重水复,荆棘丛生。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巴以暴力冲突更给和谈蒙上了一层阴影。

[关键词] 巴以和谈;历史与现实;各方立场;瓶颈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1) 04-0049-54

今年 4 月 26 日是以色列建国 53 周年纪念日,也是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的第 53 个年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个民族的人民始终生活在对立和争斗之中。国际社会为争取早日解决巴以问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巴以双方自 1991 年马德里和会以来也已断断续续地谈了 10 年。但是,人们至今仍难以看到和平曙光,巴以和谈这条漫长之路仍是荆棘密布,山重水复。

## 一、历史与现实

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十分坚决地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因此,本民族具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建国的无可争议的权利,那么究竟谁是这块土地上的原居民呢?历史的旧帐恐怕难以有人算得清。

现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耶城距今已有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据阿拉伯历史学家们考证,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属于古阿拉伯闪族的迦南人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至此,并很快成为在整个地

区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族。这块土地也因此曾被称为迦南之地。

在巴勒斯坦的古希伯来人的历史起源于公元前 1020 年左右。大卫被认为是以色列第一位真正的国王,他定都于耶路撒冷。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人那布哈宰·纳斯尔带兵入侵,不仅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而且将所有的犹太壮劳力都作为俘虏押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此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塞尔柱人、十字军、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占领。

犹太人被一次次逐出巴勒斯坦后,流散各地,寄人篱下,多次遭受反犹、排犹浪潮。严酷的现实使犹太人强烈地意识到,要免遭打击和迫害,就必须重归故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思想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赞赏和支持。1917 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

1947 年 9 月,英国正式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同年 11 月 29 日,联大通过了 181 号“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

划)问题的决议”。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同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以色列占领新城,约旦占领了旧城及其东北地区。1967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耶城全部被以色列占领,并宣布统一的耶城是它的首都。与此同时,大批的巴勒斯坦人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中,被迫逃离家园,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就这样,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人却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作为一个民族,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都有和平、安宁地在自己的家园生存的权利。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将作为阿拉伯民族的巴勒斯坦人和作为犹太民族的以色列人置于极端对立、互争国土的境地。

巴勒斯坦人为了阻止建立以色列国进行了无数次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是,无论是用石块举行的起义,还是用枪弹进行的战争,都没能最终阻止以色列国的建立;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没能挡住以色列人的扩张;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接受与犹太人共存,并为此进行和谈的现实。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并未因有了自己的国家而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而是每时每刻都与巴勒斯坦人处于直接的对立、仇恨和争斗之中。因此,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与阿拉伯人,特别是与巴勒斯坦人举行和谈这一现实。

1991年,在美国的倡导下,阿拉伯有关各方和以色列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和会,并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这为启动和平进程铺平了道路。人们确实高兴地看到,巴以及有关各方在马德里和会的基础上,又分别达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奥斯陆协议及希布伦协议;巴勒斯坦人民通过艰难曲折的和平谈判,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了初步自治。但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为了实现中东和平,原埃及总统安

瓦尔·萨达特和原以色列总理拉宾这两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均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巴以和谈历程自1991年马德里和会全面启动以来的10年里,不知经历了多少山重水复、柳暗花明。10年里希望与失望交织,突破与挫折并存。

从表面上看,巴以和平进程取得了成果,可是冷静地去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巴勒斯坦人所得到的好处根本无法同以色列人得到的巨大利益相提并论。以色列的安全基本上得到了保障;而巴勒斯坦人却被控制在自治区之内,他们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真正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愿望未能真正实现。尽管如此,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仍在巴以和谈的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巴拉克在1999年5月当选后即表示,将恢复巴以和谈,从而重新启动了停顿3年之久的中东和平进程。经过谈判,巴以双方于同年9月5日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并于11月8日开始进行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

根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达成的共识,巴以双方应于2000年2月就谈判的所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并在9月13日签署永久性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巴方将宣布建国。但由于以色列坚持强硬立场,最终地位谈判几度中断。同年7月,巴以美三方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晤,试图挽救巴以和谈。在美国的全力斡旋下,巴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然而,以色列右翼势力对主和的巴拉克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称他为出卖以色列民族利益的第一位总理。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也乘机发难,于2000年9月28日强行进入东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参观”,在巴以之间挑起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这场持续了7个多月的流血冲突,不仅没有平息迹象,反而在不断加剧。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使巴以谈判和整个中东和平进程严重滑坡,通

往和平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前途更加迷茫。虽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过去曾经历过血腥冲突和面对一次次绝望,但是目前的无望情绪比过去 10 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巴以双方对实现和平已心灰意冷。

## 二、有关各方的态度与立场

如果说以色列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手炮制的产物,那么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在阿拉伯人中间得以生存,这完全是因为有美国这个后台老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的重心便已从英国移到了美国。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更是成了这一地区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美国的参与和支持,许多地区性的重大问题,如阿以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但由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对阿以双方实行“双重标准”,又成为这一地区出现紧张动荡的原因之一。

中东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在中东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其 20% 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中东是美国出售武器的庞大市场,中东的命运与美国国家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核心是: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确保海湾对西方国家的能源供应和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政治秩序。美国在中东采取的具体策略是:不断加强同以色列的战略盟友关系;分化瓦解阿拉伯世界,通过经援和发展经贸来巩固同埃及、约旦等友好国家关系,美国在军事上对埃及的援助已达 270 多亿美元,去年美国和埃及之间的贸易额达到 42 亿美元,包括出口 33 亿美元和从埃及进口的 9 亿美元;<sup>[1]</sup>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控制海湾国家,孤立和打压所谓的“无赖国家”,并在这些国家扶植亲美势力;通过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集体防御体系来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防止俄罗斯等大国对该地区的渗透。可以说,中东地区已被美国牢牢地控制。没有什么人可以绕过美国在中东有所作为。

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阿拉伯国家普遍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上任后能一改美国历届政府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在政策的把握上能够向阿拉伯国家倾斜。他们认为共和党应比民主党更容易接受阿拉伯人的合理要求,但布什政府看来是更贴近以色列一方,而不是阿拉伯一方。更糟的是布什政府认为克林顿政府和巴拉克政府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做出的任何让步都是错误的,因为阿拉法特不能、也不会做出任何善意的回复。在回答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提问时,鲍威尔说,总统仍然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转移到耶路撒冷。<sup>[2]</sup>目前,布什政府对巴以问题的态度是:阿拉法特不是比其他所有外国领导人会晤克林顿的次数都多吗?那就让他歇歇吧。美国不是曾积极参与巴以双方的日常调解工作吗?那就让它们自己照料一会儿自己吧。<sup>[3]</sup>布什政府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已使巴以双方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并使恢复和谈变得极其困难。

虽然美国目前已在中东得逞,其霸主地位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言行,尤其是布什政府的言行感到失望。许多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对美国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阿联酋官方报纸《团结报》今年 4 月 18 日发表文章说:“美国选择了支持侵略,背叛了阿拉伯国家的信任,让朋友失望,出卖盟友,这全都是为了以色列。”<sup>[4]</sup>

总体而言,在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工作中,中东问题将继续占据重要位置。在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仍不会轻视中东地区。以色列人将继续依靠美国这棵大树。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指望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迫使以色列归还更多的领土。美国仍将在巴以和谈中发挥调停作用。

苏联在解体前,曾是中东地区抗衡美国的一支强大的力量,曾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盟友。特别是 1967 年阿以战争以后,是苏联使埃及、

叙利亚这样的在战争中失利的国家得以重振武装力量的雄风。苏联曾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发起国,并为阿以、巴以和谈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大大削弱,加上国内局势长期不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力插手中东事务。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重返中东的意图非常明显,最近中东的局势发展使俄罗斯看到了机会。俄罗斯的这种企图也正好迎合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希望美国以外的大国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要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总编辑特列季亚科夫采访时明确指出:“俄罗斯应该与美国和欧盟协调力量,在该地区发挥更有效的作用”。<sup>[5]</sup>为寻求在中东外交关系中的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今年4月27日称赞埃及和约旦提出的一项和平计划,称其为“方向正确的举动”。<sup>[6]</sup>但是,俄罗斯能否在中东,特别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还要看以色列和美国的態度。

至1992年11月,中国与中东地区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我国政府对中东地区十分重视,对阿以特别是巴以问题十分关注。1978年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充分的支持和理解,并把增进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统一作为解决阿以问题和巴以问题的一个途径,呼吁有关各方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自马德里和会以来,中国对中东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切,对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僵持深感不安,并一直为打破这种僵局,推动和谈取得进展作出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忠实朋友,50多年来一贯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在安理会242和238号决议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支持有关国家收复失地的要求;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己的合法民族权利及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建立自

己的独立国家。今年5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表示,中国认为埃及和约旦最近提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新建议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并表示中国将为平息巴以冲突和重启巴以和谈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政府认为,只要和谈继续下去,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巴以问题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sup>[7]</sup>

阿拉伯国家联盟自1945年3月22日成立至今已走过了56年的历程。长期以来,阿盟就以巴勒斯坦事业为己任,把巴勒斯坦问题看作是地区争端的核心和阿拉伯人的头等大事。阿盟认为,这一问题如得不到公正解决,中东地区就永无宁日;认为要公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依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使巴勒斯坦人民得以行使其固有的民族权利,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阿盟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收复全部被占领的土地,支持自马德里和会以来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巴以双方为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所付出的努力。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阿盟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暴力和动用武力;认为以色列不可能同时获得和平和土地,并呼吁各方面全面恢复公正解决问题的谈判。

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埃及早在1978年就与以色列达成了戴维营协议,基本上解决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的全部问题,当时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还访问了以色列。约旦也已决定往以色列派遣大使,只是因最近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而推迟了这一行动。此外,阿曼、卡塔尔、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也都与以色列建立了商贸关系,并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商务办事处。埃及和约旦在巴以和谈进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就是在巴以暴力冲突不断加剧的今天,两国还提出了一项解决巴以冲突的新建议。5月6日晚,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在沙姆沙伊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共商联合和平建议。

然而,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则对以色列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早在 1948 年, 伊拉克就准备派部队与以色列军队作战, 并拟于当年 5 月 15 日进驻巴勒斯坦。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sup>[8]</sup>此后以色列一直把伊拉克作为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对手。近来, 伊拉克在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同时, 还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 并向巴提供资金和药品援助, 还派遣医疗小组前往约旦为在巴以冲突中受伤的巴勒斯坦人治伤。今年 2 月 7 日, 萨达姆再次下令, 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一批急需药品。伊拉克通讯社援引卫生部长穆巴拉克的话说, 萨达姆总统的这一决定表明, 尽管伊拉克受到联合国的制裁, 但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事业。美国对此感到十分不快, 担心伊拉克的插手会使以色列的安全受到威胁, 并使巴以和谈复杂化。

叙利亚和黎巴嫩都是前线国, 两国均有土地被以色列占领, 因此均对以色列采取敌对和强硬的立场。黎巴嫩人民经过多年的斗争, 已使以色列为保一方平安而自去年 5 月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位于黎以边界上的萨巴阿农场仍在以色列军队的占领之下。目前, 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在巴勒斯坦人心中成为通过武装抵抗赶走侵略者的榜样。在加沙地带, 真主党的旗帜以及该党的手举冲锋枪的标志经常在街头示威群众的队伍中出现。在巴以这次冲突爆发之后, 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在黎以边界附近俘虏了 3 名以色列士兵, 这更显示了它的强硬立场。

自 1967 年 6 月以来, 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一直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为收复失地, 叙利亚人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不懈的斗争。在马德里和会之后, 叙以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了关于戈兰高地问题的谈判, 但因双方分歧太大, 谈判于 1996 年终止。1999 年底双方在华盛顿恢复了和谈, 由于双方在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问题上谁都不肯作出重大让步, 和谈于 2000 年初再

次中断。巴沙尔继承父业后, 一直在忙于处理国内事务, 至今尚未找到同以色列恢复和谈的途径。但是在去年 11 月开罗阿拉伯首脑会议和今年安曼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发言时, 巴沙尔均要求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 恢复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抵制,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巴沙尔的这些主张使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对以坚持强硬政策的代表。

### 三、巴以和谈的瓶颈

众所周知,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冲突, 而巴以冲突的焦点是耶路撒冷, 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问题中的耶路撒冷主权归属问题以巴以和谈难以突破的瓶颈。巴以最终地位谈判自 1999 年 11 月开始以来, 双方进行了几十轮秘密和公开的谈判, 主要讨论的是耶路撒冷主权、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等问题。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双方民族主权、安全、经济、宗教争端, 任何一方都未肯作出实质性让步, 谈判也就难以取得进展。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耶城问题始终是巴以和谈, 乃至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地。以色列在 1948 年和 1967 年两次中东战争中相继夺取了犹太人为主体的西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人居多数的东耶路撒冷。随后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长期以来, 以色列一直认为耶城是其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 无论是右翼的利库德政府还是温和的工党政府, 都坚持这一强硬的立场。即使力主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也曾这样认为: “我们来自犹太人民古老永恒的首都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认为, 全世界应承认并认可这一点, 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应接受这一现实。

巴勒斯坦人则认为, 以色列人坚持对耶路撒冷的这种立场是有赖于他们对力量平衡问题的理解。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接受了政治调解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然

而,接受这一现实并不意味着作出原则上的让步,尤其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因为耶路撒冷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比打破力量均衡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将一直是个会引起争斗的棘手问题。1988年11月15日,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在《独立宣言》中,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便针锋相对地指出,它的领土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它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现状是几个民族、几种文化和历史因素都在其中交错,在确定它的命运、为未来制定基础时,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忽略。各个民族都应在宽容、安全、相互尊重的氛围下重新和平共处。耶路撒冷问题虽是巴以谈判中最棘手、最敏感的问题,但又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现在人们已提出了将耶城国际化、完全归以色列所有、完全归巴勒斯坦所有、巴以分治和留待以后解决等几种解决办法。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前三种解决办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有后两种情况有出现的可能性。在2000年7月举行的巴以美三方首脑戴维营会谈时,美国提出了关于耶城主权分享的建议,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也首次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立场上作出极大让步,表示可以考

虑耶城“一市两都”,但遭到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

以色列现任总理沙龙于去年9月底对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强行“参观”,不仅导致了巴以双方至今仍在不断加剧的暴力冲突,也使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然而,巴以和平谈判已踏上不归之路,尽管这条道上仍荆棘密布,但除此之外,恐别无选择,和平和发展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不可能永远逆流而行。巴以双方只有在谈判的道路上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能实现双方期待已久的持久和平。

[注释]

- [1] 易卡拉辛·纳法:《双行路》,埃及《金字塔报专刊》。
- [2] 穆罕默德·汉米德:《我们为峰会做好准备了吗?》,埃及《金字塔报专刊》。
- [3] 罗伯特·马利:《布什危险的中东政策》,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1年4月20日。
- [4] 路透社阿联酋迪拜2001年4月18日电。
- [5] “中东和平应成为所有国家的战略选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独立报》总编辑特列季亚科夫的访谈录”,俄罗斯《独立报》2001年4月28日。
- [6] 路透社莫斯科2001年4月27日电。
- [7] 新华社北京2001年5月9日电。
- [8] 《阿拉伯人之家》第34期,第19页。

作者简介:周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01-05-16